

## 那一碗粉蒸肉

■刘智慧

小时候,我特别爱吃外婆做的粉蒸肉。可我不知道为什么,每次外婆做粉蒸肉的时候,都会两眼凝视着远方,心事重重的样子。

外婆每次做粉蒸肉的时候,我都喜欢趴在灶台旁边守着。在升腾的热气中,米粉裹着五花肉的肉香在空气中弥漫,让人口水直流。往往等不及菜端上桌,我便趁外婆不注意,偷偷拿一块塞到嘴里,先尝为快。

小时候我只知道粉蒸肉好吃,老是缠着外婆给我做。长大以后,听母亲说起我才知道,粉蒸肉竟是外婆心中永远的痛。

当年,外公病得严重,吃什么都没有胃口。疼痛发作的时候,外婆只能让他卧床,一遍一遍地帮他轻揉腹部。看着外公疼痛得厉害,外婆苦无他法,只能暗自流泪。

母亲说外公临走前,外婆问他有没有想吃的,外公就说想吃粉蒸肉。那个时候,一般只有过年才能吃上一顿肉。那几年,外公看病花了不少钱,早已家徒四壁,外婆只好借钱去买肉。等到外婆买到五花肉、炒米、磨粉、腌肉,再把粉蒸肉做好端出来的时候,外公已经奄奄一息。外婆把粉蒸肉放到床头,外公挣扎着,嘴唇颤抖,没等把粉蒸肉咽下,就永远地离开了。

从那以后,母亲她们就再也没吃过粉蒸肉,直到我出生。有一次我到外



婆家玩,隔壁的奶奶喂了我一块粉蒸肉,我吃了之后非常喜欢,忙跑回家找外婆要。外婆先是一愣,然后精神恍惚地给我端出了一小碗。原来那天正是外公的忌日。以前家里穷,外婆舍不得做,后来家里条件慢慢变好后,每逢外公的忌日,外婆就会做上一碗,只是用来祭奠。

外婆做粉蒸肉很讲究。首先,是要买上一块肥瘦相间的五花肉,洗干净后切成大小相等的肉片腌制。其次,就是炒米。炒米可是个技术活,翻炒尤为重要。外婆说翻炒不均匀会糊锅的,所以必须一下一下翻炒,用力要适当,直至把米粒全部炒成金黄色。等米晾凉后,外婆就用院子里那个重重的石磨将其磨成沙粒般大小的米粉,并配上

## 烟火人间

花椒、辣椒等调料。最后,把米粉倒在腌好的肉片上,抓拌均匀,腌制10分钟,放进锅里蒸上半个小时就可以了。出锅后,撒上葱花点缀,一道令人垂涎三尺的粉蒸肉就完成了。

现在有了研磨机,在家做粉蒸肉也很轻松,再也不用去推那重重的石磨了。超市也有了调配好的粉蒸肉粉,只要把肉倒进去,抓拌均匀就可以上蒸锅,方便快捷。外婆去世后,我学着她的样子,做过好几次粉蒸肉,可再也吃不出小时候的那个味道了。

外婆的粉蒸肉,是人生的烟火和记号,也是一家人的温暖和记忆。记忆里,那一碗热乎乎的粉蒸肉,一直温暖着我的心。

## 生活手记

### 父亲的牙

■邹娟娟

从我记事起,就未见过父亲有满口白亮的牙。据说是遗传,祖父的牙也不好。父亲30岁不到,已经患过各种牙周病。牙龈红肿,掉碎牙块是常有的事。

家中种了几十亩地,他舍不得雇人,起早贪黑干活。若牙疼得紧,他就喝口酒。酒喝多了,眼睛都变得通红。阳光刺目,父亲从不敢朝天上看。即使是金秋收获季,父亲也只是用坚定的脚步来表达内心的喜悦。他的背影迎向阳光,整个人金灿灿的。那时,我特别期盼,父亲的牙也能像阳光那般闪耀!

父亲参加宴席时,只管挑软食吃,把那些硬骨头、有韧性的食物夹给我们。馋肉了,他就舀口肉汤喝。父亲明明长相英俊、浓眉大眼、鼻梁笔直,可一嘴坏牙生生打破了平衡。他不敢大笑,只剩下了门牙和虎牙,两侧的牙基本上都掉光了。母亲的牙洁白闪亮,撑得嘴角饱满,面颊红润。她经常叹息道,“分点给你爸多好啊”。

没办法,父亲与假牙结了缘,装假牙颇费周章。那时,去县城的车一天只有两趟,他总要起早出发去看牙,到了牙科门诊,排队又需好久。

慢慢的,父亲似乎习惯了那些冷冰冰的器械在口腔里敲打。假牙不能一次性装好,需条件允许,牙模做好了才能。所以父亲除了种田,很多时间都奔波在去县城牙科诊所的路上。每当他回来,总是轻松自在的样子,就像那好牙已装上一般。母亲知道父亲满嘴酸痛,给他煮粥。直到现在,我仍清晰记得父亲瘪嘴喝粥的画面。

事实上,父亲舍不得花钱装假牙。他就像一棵树,风吹雨打压不垮,不愿轻易折腰屈服。他认为忍一下就行了,大不了一辈子不吃硬东西。为此,母亲经常跟他争吵。

如花开花落,牙齿的生命并不如它坚硬的外表。我其实很少看到父亲为牙齿烦恼,或许他不愿让我们看到,只有在夜深人静时自己默默忍受。

父亲59岁那年,牙医让他装满口假牙,他不肯,硬要等最后的几颗完全脱落再装。我看着医生用探针照着,父亲嘴里的牙根只剩下零星几颗,虎牙周围都红肿发炎了。医生麻利地抹药,给上牙装假牙片,用软钢丝固定在虎牙上,而下牙只有一排整齐的渗出血丝的牙龈。我劝他把下面的假牙也装起来,费用全由我出。他扯住我的衣角,挣扎着要起身。父亲太犟,他绝不肯!

父亲60岁时,在餐桌上侃侃而谈,开怀大笑。我转过头,一下子就能瞧见他嘴里缺失的一大块。因为常年缺牙,父亲的笑容显得无比慈爱,可我们并不希望他是这幅模样,宁可他永远有饱满的面颊,没有一颗牙缺失。

期盼父亲的“牙”能早日归还原位,享受到晚年的美味。这样,方不负他辛劳的一生。



## 人生感悟

### 灯光

■孙景杰

青丝染白头,激情纸上留,古稀勤笔耕,传承记乡愁。我是一个70多岁的老人,儿时的记忆铭记在心。

小时候是爷爷奶奶把我带大,那时家里照明用的是油灯。晚上,在一盏昏暗的油灯下,奶奶纺线,爷爷抽着旱烟把我守候。到我父亲这辈,我家是三代单传了,我的出生给爷爷奶奶带来无限的喜悦,所以奶奶让我认了干娘。妈妈的奶水不够,又为我找了乳娘。我能健壮地成长,亲人们都付出了很多。

父亲高小毕业后,加入了中国共产党,后来被乡亲们选为村里的会计。择一事,终一生,父亲的会计工作一千就是一辈子。那时,他在油灯下为乡亲们算账,一盏油、一根棉捻、一个灯头就是父亲办公的缩影。后来我上了小学,也是在油灯下写作业,父亲教我珠算、背口诀。

后来,社会不断进步,父辈们带领乡亲搞副业,建生产作坊,村集体经济得以发展,乡亲们的生产生活也日新月异。后来有了电,家家户户安上了电灯,村里还安装了电机磨,方便了大家加工粮食。

到了工作的年纪,我开始在村代

销点工作,为村民们服务。那时,全村只有一台变压器,电力供应时常不足,特别是到傍晚用电高峰期。因经常停电,乡亲们还得靠点煤油灯照明。每到晚上吃饭时,我的手上都是煤油味。

后来有了上级帮扶,我们村换了新的变压器。电够用了,村民浇地也用了电,村里还安装了路灯,各家各户都陆续有了电视机,真正过上了灯火通明、歌声飞扬的好日子。村里办公开会、下地干活,通过广播一喊,全村人都能听到,从而实现了“点灯不用油,耕地不用牛,灯头不朝上,生活有奔头,电灯电话、楼上楼下”的梦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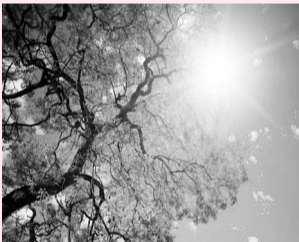
现如今,日子红火起来了,老百姓感到幸福满满。我们村这些年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树绿、花红、路宽,太阳能路灯节能环保,天然气进家取暖、做饭方便,长江水入户喝醉心田。新时代新发展,粮食丰产,饭碗牢牢端在我们自己的手中。

油灯、汽灯、煤油灯、泡子灯、小提灯等已经成了历史,党永远引领我们奋勇前行。

## 花开诗旅

### 踏春

■杜玉杰



喜鹊  
杨柳  
桃花  
运河  
轻舟  
人家  
新路  
凉亭  
楼塔  
旭日东升  
欢乐人悦芳华

#### 【古柳】

老家的门口,有棵年代久远的古柳。每年春天,鹅黄的柳丝在春风里招摇,摇得春天充满生机。夏天,如伞的树冠郁郁葱葱,遮挡着炎夏里的骄阳。退休的老父亲总喜欢在树下小憩,悠然自得、惬意无限。

——魏益君

#### 【大地的画家】

每一个农人都是大地的画家,以古朴的笔墨在大地上书写诗意。从春天到秋天,在播种与秋收中,以极大的热情,挥笔勾勒田野的色彩。

——耿庆鲁

## 微写作

“微写作”栏目短信平台号码为15100868801。倾听您的心声,期待您的短信留言。

#### 【心灵之旅】

温暖的午后,我半躺在摇椅上,静静地读一会儿书。闭上眼睛,我想象着自己置身书中描绘的场景里,为自己开启一次放空自我的心灵之旅。那种感觉,真是妙不可言。

——张晓杰